

王琳●著

真理缝隙中的生存

当代文学中的
女性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真理缝隙中的生存 当代文学中的 女性形象

王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理缝隙中的生存：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 王琳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4

ISBN 978 - 7 - 5004 - 8057 - 0

I . ①真 … II . ①王 … III . ①女性 — 人物形象 — 文
学 — 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3208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2

字 数 249 千字

定 价 2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赵毅衡

性别批评，最早称为女性主义批评，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据说已经成为文学/文化论文关键词的首选。文字成山成海，理论却没有多少进展，让人每拿起一本书，就觉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新村里住着新评家，重复在说旧理论。我这话说得太刻薄，想到自己的性别，拿笔的手不得不打战，但也许有人能写出新意呢？也许有人找到新的论述方式呢？

果不其然。我们面对的是王琳写的这本性别论文批评，会不会是又一本女性主义理论的另一次重述？读一下就明白不是如此，王琳不沉醉于理论，她细读文本；我们熟悉的当代文学经典，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名著，她在字里行间找出了一些被压扁走形的人物，（不）巧的是，这些名著都是男作家所作，而被压扁的都是女性人物。

读了之后，我首先怀疑是王琳有意挑一些“男性沙文主义”作品，但放下书细想，却想不出几本“男性非沙文主义”的书。这就叫人不得不佩服王琳的批评眼光了。

为什么男性作家笔下的男性人物，要像拿破仑的大将沙文？因为他们肩负着历史任务，用火，用剑，用语汇信条，用

2 真理缝隙中的生存

政策文件，用拨邪反正的理念，用伸张人性的正气，用树立“人的尊严”的勇气：一句话，他们肩负历史任务，来宣扬真理：如果没有真理可说，这些小说就不携带意义，而不携带意义就不能叫叙述，历史或小说就都烟消云散。既然是小说，既然是名著，它们必然携带历史性的意义。

这些书中所说的意义，王琳称作“宏大叙事”。这当然是从西方输入的术语，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具体语境下，这些所谓的“宏大叙述”，步伐惊人地整齐。我们可以谅解地说，这些宏大叙述都是“误笔”（misrepresentation）：可以说五六十年代写农民如何向往合作化，是乌托邦误笔；可以说“新时期”写知识分子心灵解放，是神话误笔；可以说八九十年代重写家族史重新树立族长式人物威严，是保守化误笔。但是如何解释当代文学史有那么多误笔，不仅永远在误笔中前进，而且步伐整齐简直如阅兵式。只可能有一种解释：这些小说（还有书后的隐指作者），不经意间听到了历史的鼓点，而且不自觉（说他们自觉未免侮辱作者人格）踩准了步子。谁也没有要求他们齐步走，但中国作家的“历史承担”感是如此强烈，以致没有什么作品能步出这个追求真理的洪流之外，能够对追求真理的持续狂热采用一种审视的目光。

我想有一种人，是站到这个同一式思维的洪流之外看问题的，因为这个洪流，整体地压扁了一种人，这种人明显地承担不起真理的重负。王琳指出：那就是女人。女人与真理无关，所以应该被压得变形，排除在外，从左道旁门出入的落后分子。比如，在合作化时期，王琳发现只有部分女性可以有豁免权，有“被引导权”：年轻女子，可恋爱但不能结婚，甚至都在24岁以下。其他妇女概莫能外，只能谦逊地给真理让开大路，如果被真理嘲弄也是咎由自取。

这样一来，女人落在中国文学宏大叙事的轨迹之外。她们是被牺牲者，但王琳的书反而给了她们一种特殊地位：站到真理的宏大潮流之外的地位。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说，在任何一个层次无法解释自身，只有在升到此层次之上才能解释这个层次。然而，是不是必须站在层次之上才能看清此层次，如神看清人世？我个人认为：只要能站在一个体系之外，就能保持审视距离：之上，之外，之下，都有可能获得这个距离。

王琳的书用令人信服的分析证明了，被“历史”强大的因果序列推开的人物，无法猜对整齐步伐的人，最主要的就是女性。真理可以千变万化，历史可以千转百折，女性总是在外。既然站在真理边缘，女性往往获得了必要的批评距离：被真理推开，使女性不必限于历史恐怖的吸纳引力圈中。

这不是空谈，不是玄言。王琳用细致的分析指出，在革命历史叙述中，女性气质往往被等同于小资气质，也就是不革命气质；丧失贞操的女性，往往被认为不洁，也就是非革命的品质；已经有家有小的女性当不好农村干部，难以“男性化”，也就无法把村民带上合作化的金光大道。而当知识分子要如一个人一般站起来时，就要女性做依托，做自我实现自我欣赏恢复阳刚自信的对应物。

这是对女性的侮辱吗？恰恰相反，在中国现当代这部沉重的真理史中，女性被边缘，也被豁免了。一句话，女人用自己的琐碎，自己的“婆婆妈妈”，自己的不明大局，证明了自己在历史回顾中的优越。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步履沉重的巨大队列之盲目。在宏大叙述的不断误读之外，女性的“小叙述”点出了历史的真实脉络。

因此，王琳写出的，是女性的有利地位：如果说这些只是女性人物，有身份而无主体，如果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永远留

4 真理缝隙中的生存

在小说世界中，不可能自觉到这一点，那么现在王琳的批评把她们集合到一个主体意识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本书与那么多女性主义书籍之不同：作者不只是在说男性作家的性别歧视，不只是在说宏大叙述借历史之名雅致女性意识，不只是说女性式被牺牲者，相反，王琳指出这些“真理”之非真理，这本书的主题是女性落入的特殊地位：被排斥于真理之外从而能审视真理的真理。说得直白一些：如果众多现代史上人在犯错误，女性至少犯得少些，离得远些，因为他们没有那么自觉地跟着走。

而且，与她分析的人物类似，王琳说她写这本书的缘由“是经验型的，而非纯学术的”。这本书的宝贵正在于此：研究立场永远应当是个别的，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又是女性性的。“性别个体经验”比“纯学术”更为有力，出乎其外才能抓准要害。

性别经验不能被另一种性别证实，却可以被同一种性别证伪。在真理外衣之下的男性学术看不见的地方，王琳给我们看这些气势轩昂的叙述所留下的自大与盲目。

目 录

| | |
|----------|---------|
| 序 | 赵毅衡 (1) |
| 引言 | (1) |

上 篇

| | |
|-------------------------------------|------|
| 第一章 中国当代宏大叙事及其妇女解放叙事 | (17)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性的几个元话语 | (18) |
| 一 几个现代性元话语 | (18) |
| 二 现代性元叙事对传统叙事的言说 | (25) |
| 第二节 当代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宏大叙事及其文学的宏大叙事 | (28) |
| 一 民主、科学、进化等现代性元话语在当代的变奏 | (29) |
|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宏大叙事 | (33) |
| 三 当代文学的宏大叙事 | (36) |
| 四 元主体——革命英雄人物形象塑造 | (40) |
| 第三节 中国妇女解放叙事 | (44) |
| 一 现代性女权叙事 | (45) |

2 真理缝隙中的生存

| | |
|------------------|------|
| 二 当代妇女解放叙事 | (58) |
| 小结 | (67) |

第二章 革命历史叙事与女性角色书写 (69)

| | |
|-------------------------------------|-------|
| 第一节 革命历史叙事：新史诗的诞生 | (69) |
| 第二节 进入革命叙事之路：“引路人 + 新女性”的叙述模式 | (74) |
| 一 普遍存在的“引路人 + 新女性”模式 | (75) |
| 二 女性的身份问题 | (80) |
| 三 “爱情 + 革命”的不同表述 | (83) |
| 四 爱情 = 女性气质 = 小资产阶级情调 | (93) |
| 第三节 女性革命之路：革命历史叙事与妇女问题 | (101) |
| 一 五四女性话语与阶级话语的此消彼长 | (101) |
| 二 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女性贞操问题 | (112) |
| 三 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婚姻问题 | (117) |
| 第四节 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女性角色书写 | (120) |
| 一 第一代：地母形象 | (120) |
| 二 第二代：“新女性”的身体修辞 | (122) |
| 三 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另类英雄” | (129) |
| 小结 | (135) |

第三章 农业合作化叙事与女性角色书写 (136)

| | |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叙事的形成 | (136) |
| 第二节 “新女性”的幻象与落后妇女群像 | (141) |
| 一 “新女性”的幻象李双双 | (142) |
| 二 落后妇女群像 | (146) |

目 录 3

| | |
|-----------------------------|-------|
| 第三节 《山乡巨变》中的叙事“征候”群 | (150) |
| 一 男主角的女性化 | (151) |
| 二 女主角的男性化 | (154) |
| 三 激进人物的粗痞化 | (156) |
| 四 农业合作化叙事中的女性问题 | (158) |
| 第四节 《创业史》、《艳阳天》等对“新女性”形象的探索 | (164) |
| 一 正面女主角的雏形 | (165) |
| 二 柳青：对“新女性”的矛盾心态 | (166) |
| 三 浩然：回归传统 | (181) |
| 小结 | (189) |

下 篇

| | |
|----------------------------|-------|
| 第四章 知识分子叙事与女性角色书写 | (195) |
| 第一节 当代知识分子叙事的形成与衰落 | (195) |
| 一 何谓“知识分子” | (195) |
| 二 当代知识分子叙事的形成 | (197) |
| 三 当代知识分子叙事的衰落 | (204) |
| 第二节 知识分子叙事辉煌期的女性角色书写 | (207) |
| 一 小说中由文明的符码构成的知识叙述体系 | (208) |
| 二 女性、泥土、愚昧所构成的阴性背景 | (215) |
| 三 女性在知识分子落难时所承担的生理和心理的修复功能 | (218) |
| 四 女性作为知识分子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对象而存在 | (223) |

4 真理缝隙中的生存

| | |
|-------------------------------------|----------|
| 第三节 知识分子叙事衰落期的女性角色书写 | …… (229) |
| 一 “废都”之“废”与知识分子之“废” | …… (230) |
| 二 庄之蝶的身体与精神之废 | …… (232) |
| 三 女性作为知识分子自我肯定、自我确证、 自我欣赏的对应物而存在 | …… (236) |
| 小结 | …… (243) |

第五章 后革命历史叙事、家族叙事与女性

| | |
|-------------------------------|----------|
| 角色书写 | …… (244) |
| 第一节 家族叙事：浮出历史地表 | …… (244) |
| 一 中国家族的历史 | …… (245) |
| 二 新时期文学中家族叙事的兴起 | …… (248) |
| 第二节 《古船》：革命历史叙事与家族叙事 的消长 | …… (251) |
| 一 重构革命历史中的家族标志 | …… (252) |
| 二 赵炳及其赵氏家族 | …… (254) |
| 三 隋抱朴及其隋氏家族 | …… (256) |
| 四 隋含章 | …… (258) |
| 第三节 《白鹿原》：重构民族的秘史 | …… (262) |
| 一 家族的民族志 | …… (263) |
| 二 白鹿两家的关系及人物命运 | …… (266) |
| 三 女性形象系列 | …… (269) |
| 第四节 《丰乳肥臀》：现代文明框架下的母系 家族书写 | …… (277) |
| 一 中西文明冲突的现代性背景 | …… (278) |
| 二 母亲形象及所代表的阴性文化 | …… (279) |
| 三 金童：中西文化结合的怪胎 | …… (283) |

目 录 5

| | |
|-------------------------------------|-------|
| 四 女性群像 | (286) |
| 小结 | (289) |
| | |
| 余论 | (290) |
| 一 宏大叙事将不合时宜的事物阴性化 | (290) |
| 二 宏大叙事中的“男根”崇拜 | (294) |
| 三 宏大叙事中人物的主体性问题 | (295) |
| 四 女性书写的困境：是进入历史还是退回到 前符号状态 | (302) |
| 五 超越困境：空白、征候与女性经验书写 | (303) |
| 六 构建女性的“小叙述” | (308) |
| | |
| 参考文献 | (313) |
| | |
| 后记 | (320) |

引　　言

为什么研究经典作品中女性角色书写，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的缘起更多的是经验性的，而非纯学术的。大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偶尔看到一则报道（具体时间和何种报刊已记不清），说是据一个排序，中国妇女的地位排在世界第一百名之后。初看标题，我很不以为然。因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话题在经过 20 世纪前 50 年的理论倡导和在教育、婚姻、职业等领域的零星实践之后，终于在 1950 年取得了重大进展：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列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之中，中国的妇女解放有了很高的起点，“妇女解放”的话题也随之被统合到国家、民族发展的话语之中。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妇女解放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中国女性的地位与世界各国环比，也是很高的，女性话题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与之相应的，在当代时段的文学书写中，似乎也应该不存在女性问题，一切都是在“妇女解放”的前提下进行的。在看到这则报道之前，我也一直陶醉在“中国妇女地位很高”的语境之中。但报道中所列的指标却让我深为震惊，其中便有我们熟视无睹的溺女婴问题、女童教育问题、男女受教育比例问题、职业女

2 真理缝隙中的生存

性的比例问题、男女同工同酬问题、女性担任高级职务的比例问题等，这些关系到妇女的基本权利（生存、受教育、求职等）的因素中国在世界的排名如此靠后。这些都是无可回避也无法遮掩的事实。对于同为女性的我，这个问题所唤起的是无数的感同身受的生活经验和细节。中国的“妇女解放”话题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疑问。

受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当代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不过，这种再认识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首先是“中国妇女已经解放”的看法仍占据主流。正如李小江回忆：“就像季羡林（在北大一次会议上）说的，他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绝大部分男性的观点，说 1949 年以后中国的妇女非常解放，中国妇女的地位非常高，你们到底还想要什么？”^① 其次是国家、民族话题统合女性话题也得到一代女性自身的深切认同。例如，王蒙曾提到：“一些年前，我与一些男女作家一起出国访问。我们的女作家被问及女性文学、女权主义等问题。我们男女作家的脸上都出现了麻木、困惑、讥讽、无可奈何与不感兴趣的表情。没有一个女作家承认自己关注女权问题（似乎我们这里早已没有什么女权问题或者女权问题是一些低层次的不值得我们的优秀女作家去关心的问题），承认女作家与男作家有什么重要的不同，承认性别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中具有重大意义，更不要说是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了。”^② 王蒙的回忆表明，当时的作家大都认为中国已经不存在所谓的“女权问题”，而且，女权

^① 李小江等：《文学、艺术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4 页。

^② 王蒙：《说〈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读书》1995 年第 1 期。

问题“是一些低层次”的问题。这种占据主流的认识已经内化为女性作家的写作标准，这就是抛弃女性视角，向“大家风范”靠拢。张抗抗、王安忆等就曾经感受到对自己的作品作女性主义解读的困惑。张抗抗坚持认为：“我作品中所写的女性人物，都是以‘人’为出发点的。”^①“不是我站到男性立场上去了，也不是我站到女性的立场上去了，我是站到一个人的立场上了。”^②不愿意被认为是女性主义作家，不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归入女性写作，实际上是认同于国家、民族统合女性话语而产生的一种潜意识：女性写作是低于国家、民族书写的，是格调和旨趣都不高的、缺乏“大家”气度的。正如蒋子丹所说的：“我的小说特别是早几年写的小说，似乎有意识模糊了‘女儿身’，呈现着中性甚至男性化趋向……不妨直言，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认为女性化的文学总脱不出小家碧玉的窠臼，总跟自叹自怜缠绵悱恻秋波潋滟嗲声嗲气忸怩作态等等，这些与大器无涉的印象联系在一起。”^③

既然当代中国女性问题已经解决的看法根深蒂固，甚至内化为一代女性作家的看法，那么，我们也有需要回过头来对“已经解决了女性问题”的当代写作作一番重新的审视。从性别的角度重读当代文学史，探讨女性在当代叙事中是如何被书写的，有助于我们厘清女性话题有无存在的必要，女性写作有无必要，女性写作应以“人”为出发点还是以女性自身为出发点，女性话题是无病呻吟还是有其现实的针对性，女性写作应该向“大家”靠拢还是建构自己的叙述等

① 李小江等：《文学、艺术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③ 蒋子丹：《创作随想》，《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3期。

4 真理缝隙中的生存

问题。

上述问题促使我从性别的角度关注中国当代文学，而不是仅仅关注女性写作。我先后阅读了《白鹿原》、《古船》、《丰乳肥臀》和《创业史》等几部作品，发现柳青对“新女性”表现出很深的疑惑、质疑和犹豫的心态；而“文化大革命”后的几部作品中女性则退化得更远，成为“性”的符号和生物性存在。不管是“文化大革命”前或“文化大革命”后的作品，从女性的角度看，这些作品都应该加以重新审视。对于这几部作品的“预研究”使我意识到，性别问题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是一个被严重忽略了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清理和考察，既有写作的现实针对性，又有学理的学术意义，应该是可以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

—

兴起于 20 世纪初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从两个向度上展开的：其一，争取女性写作的权利，建构女性叙事，“写自己”，这以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为代表，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像喻着女性写作的空间和权利；其二，抵抗男权叙事的权利，解构男权叙事对于女性的讲述与控制。西蒙·波伏娃和米利特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蒙特兰特、劳伦斯、克劳代尔、司汤达等几位作家的作品，英国的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对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的作品等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通过对劳伦斯作品中男女主人公关系的分析，米利特发现，劳伦斯在性解放的旗号下，通过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的阴茎崇拜，将男性的性别角色的“优势转化为一种神秘的宗教，让它传播到全世界，

并且很可能将它制度化”^①。在这一向度上，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延伸为更为深广的性别批评。艾斯勒的《圣杯与剑》对史前希腊的母系文明进行了清理与还原；梅里·E. 威斯纳—汉克斯的《历史中的性别》、陶丽·莫伊的《性与文本政治》、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的《恐怖的权力：论卑贱》、琳达·诺克林的《女性、艺术与权利》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

文字书写始于男权社会，写作是男人的专利。从古至今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大都是由男人提供的，女人处于被书写和被塑造的地位。由此，波伏娃们批评的意义就在于，揭示了男人如何按照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想象和要求来塑造女性，从而为女性重新认识自己获得了思想空间。因此，从性的角度重读文学史，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近 20 年来正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极大地促进了女性写作的繁荣。一批女性文学批评专著陆续出版，如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王绯的《女性与阅读期待》与《空白之迹》，盛英的《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乔以纲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邓红梅的《女性词史》，苏者聪的《宋代女性文学》，吴秀华的《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等；一些研究女性作家作品的论文也不时见诸报刊。这些研究从女性文学史、女性写作、女性心理、女性经验、女性角色、女性批评的建构等角度对女性文学进行了探讨，取得了很大实绩。

然而，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大都局限于对女性作家作

^① 凯特·米利特：《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3 页。